



阅读

第540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只道当时是寻常 最好的心境

肖复兴

蒋勋

作为导演，是枝裕和拍出的电影很精彩，他的文章也很不错。曾经读到她写的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回忆像棱镜，一道往事之光通过，被分得五彩斑斓，人们往往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两种颜色，明媚的、晦暗的、不安的、不满的、好的坏的……显色的介质是我们的。只道当时是寻常，无论过后如何感叹，若将自己重置于当年，或许道出的还是寻常——很多时候，人不过就过无法切实地懂得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这段话，和我们的老话说的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，有相似之处。只不过，他是把“经过”放在人的回忆背景和重点来论及，更多带有情感色彩；我们的老话则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，更多带有教导意味。

这里所特别强调的“经过”，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过往的成长史，带有亲历性，有咀嚼之后的幡然醒悟，即他所说的“显色的介质是我们的”，而非仅仅的时过境迁，如面对老照片时“梦回初动寺钟楼”那样怀旧般的回忆，或如“自将磨洗认前朝”那样对前人旧事的指陈与褒贬。这样来看，是枝裕和所说的那些只道当时是寻常的往事，如果我们真能够重回过去，再次经过，依旧会和当时一样，漫不经心，毫不在意，而与这些往事再次擦肩而过，如同水过地皮湿，“道出的还是寻常”。人都是记吃不记打的，重蹈覆辙中，很难真正能够摔个跟头捡个明白；事过境迁后，很容易会在“经过”的前后两次跌倒在同一处。

我想起自己读小学的时候，学校对面是乐家胡同，之所以叫乐家胡同，因为同仁堂乐家老宅和制药车间在旁边。这是一条非常窄的胡同，只能容一个人通过。这条胡同走到底，立着一块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石碑，往右一拐，便别有洞天，一下子轩敞起来。放学后，我们常到这里踢足球，把书包在两边各放一个，便是球门。有一天，踢得正热火朝天，来了一个高年级的学生，大个子，带着一帮人，也到这里踢球，非要把我们撵走。争执起来，一气之下，我抱起他们的球，一脚踢到旁边制药车间的房顶上，然后，撒丫子跑走。

第二天，下午放学，我走进乐家胡同，走到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石碑前，突然闪出一个人影，挡住我的去路。我一眼看清是昨天和我们争场的那个大大个子。他一把揪着我的脖领子，让我赔他的球！我和他挣巴起来，他一拳头把我打倒在地，正要上来接着打的时候，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：住手，不许打人！一个女同学跑了过来。我认识她，上六年级，是我们学校的大队长，我入队时，是她给我戴的红领巾。她扶我地上起来，大个子转身跑走了，她便也走了。我知道，她家就在前面的胡同里，但我连声谢谢都没有说。

前些年，冬天的一个中午，我在崇文门地铁站等地铁。站台上没什么人，一侧站着我，另一侧站着一对母子。忽然，那个小男孩跑到我这边来，问我：叔叔，我妈问您去象来街，是在您这边等，还是在我们那边等？我告诉他就在你们那边等。小男孩也就五六岁，穿着羽绒服，浑身滚圆，像皮球一样，使劲儿跑回他妈妈那边，特别好玩。

地铁半天没有来，我等得有些心急，想上去打辆车走，便向出站口走去。沿着高高的台阶，走到上面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喊声：叔叔！我回头一看，那个小男孩，皮球一样骨碌骨碌地爬上高高的台阶。我问他：有什么事情吗？他有些气喘吁吁地说：刚才我妈妈问我你向叔叔问完路，说谢谢了吗？我说我忘了，我妈妈说你应该对叔叔说声谢谢呀！原来，就为了说声谢谢！真是可爱的孩子，也是位可爱的妈妈！



眉山明月夜

齐邦媛

这一年的寒假开始，我和同班同学参加一个在五通桥活动中心办的冬令营。第一天晚饭时，突然有人找我，是一位工学院的南开学长，他们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庆作专业工程支援，车子直开重庆，我可以搭便车回家，他们开学时返校再带我回乐山。

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！由于乐山和重庆没有直达车，我提着小小的行囊跟他们上车时，兴奋得头昏眼花，差点掉到路边的土坑里。车上有四位南开学长，所以很“安全”。原是打算在午夜前开到成都，第二天直驶重庆。谁知开出九十里左右到眉山郊外车子就抛锚了，全车的工程“专家”也修不好，只好分批找店过夜。

我和八位男生住在一间最好的旅舍，其实是一家大茶馆，里间有一些床铺，给公路上经常抛锚的旅行过夜。冬天的夜晚，没有路灯，屋子大而深，有一股阴森森的寒冷。老板安排我住在他们夫妻的外间，刚要收拾床铺时，突然外面传来呼喊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，快收拾起来！”

老板惊慌地告诉我们，最近年关难过，山里有些股匪夜里出来到处抢劫，已经来过几次了，给点钱大约可以应付应付，但是这个女学生可不大方便，怎么办呢？

老板娘急中生智，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很大的、古色古香的长方形木柜对我说：“你就藏在我们的钱柜吧！”叫我立刻进去躺平，盖上巨大的木盖，再请一位矮胖的学长打开铺盖睡在上面——我们那时的青年人皆营养不够，大多数都瘦，所以我记得他，他性情开朗，也很英俊。

幸好钱柜把手下面各有一孔，我躺在里面不致窒息。外面呼喊嘈杂的声音，桌椅推翻的声音令我恐惧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来不及想睡在棺材里的恐怖。终于渐渐静了下来，听得出关上木大门沉重的声音，那位余学长掀开钱柜的盖子说：“过去了，可以出来了。”

我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所有躺着的同学头上都有几本书。因为他们知道四川强盗都不抢书，“书”、“输”同音，而且据说四川文风鼎盛，即使强盗也尊敬读书人。

同学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庆到乐山，看我从长江哭到岷江，这一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，居然没哭，还问他们有没有受伤，颇感惊讶。实际上，我成年后，在遇到危险或受到威胁时是不哭的。

第二天天亮即开车，不经成都，采近路，直开重庆，有人去沙坪坝，可带我到家门。车子驶出眉山县界的时候我头脑才清楚，眉山，眉山！这不是苏东坡的故乡吗！不就是他悼亡词《江城子》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眉山！昨天晚上，在那样戏剧性的情境，我曾落脚在苏东坡诗词中乡愁所系之乡，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，更梦不到短松冈，连三苏祠堂都无缘一瞥。那时也想，既在岷峨区域上学，再去不难。在当年，这其实是很难的事，年轻女子向往旅行都是奢侈的。

不管如何置换，这句词用在这里真好，不仅适于是枝裕和，也适于我们每一个人。（摘自《巨流河》三联出版社）

食春记

李娟

如果你在烟花三月忘了品尝青团的滋味，不能算来过江南。

苏州平江路的清晨是被“吱吱呀呀”的摇橹声唤醒的。独自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，杨柳依依，一只紫燕从石桥下轻盈地飞过。小河里，穿着蓝花布衣的船娘轻轻摇着橹，乌篷船在水面渐渐走远了，船尾划开静静的水面，泛起一层层涟漪。水边的小店里，主人正忙碌着。蒸锅里雾气腾腾，不一会儿，端出一笼冒着热气的青团。

一个个圆圆的青团躺在竹匾里，买来捧在手心，蛋黄馅的青团别有滋味，碧绿的青团裹着金黄的鸭蛋黄，只看一眼，就令人忍不住流口水；豆沙馅的青团又糯又香，咬一口，艾草的清香与红豆的甘甜融为一体，清甜宜人，仿佛把春天含在口中。

唐代书法家怀素有一幅《苦笋帖》，读来生动而风雅，“苦笋及茗异常佳，乃可径来”。苦笋和茶异常美味，就直接送来吧！率真洒脱，不端架子，不装模作样，真是名士风流，多有趣的人。

苦笋就是春笋，一指长，剥去翠绿的外衣，光洁碧绿，如一支嫩绿的毛笔，青碧可人。陕南的春天，春笋上市，笋子切丝配上青椒和韭菜同炒，鲜嫩清新，味美如春。

春风一吹，田里的韭菜绿油油的，如女子的秀发一般。小时候，祖母一手提着竹篮，一手牵着我，去菜园里割韭菜。竹篮里放着一块青花瓷碗的碎片，我见了仰着头问，祖母，这碎片有啥用？祖母说，碎片是用来割韭菜的，要是用刀子割韭菜，韭菜就有了铁腥气，吃起来就不香了。如今想想，这真是一种乡间美学。祖母用割好的韭菜搭配鸡蛋、豆腐给我做韭菜盒子，吃一口，终生难忘。许多年以后，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。春天，韭菜上市，我给家人做了韭菜盒子。宝宝咬了一口，仰起头，圆眼睛笑成一弯新月，说：“妈妈，真好吃，我尝到了春天的味道。”

后来读汪曾祺先生的书，他说：“文求雅洁，少雕饰。如春初韭，秋末晚菘，滋味近似。”这是说韭菜的滋味，当然，也是说好文章的滋味。

暮春时节，白鹿原上花开，槐花在风中摇曳，一串串雪白的花映在绿叶中，有风拂过，花香遍野，沁人心脾。

这时候，祖母就唤大哥去槐树上摘槐花。树并不高，大哥用竹竿绑了铁钩，仰着脖子耐心地摘槐花。我负责捡起落在地上的花枝，花猫跟着我疯跑。

祖母坐在院子里，面前放一个竹篮子，用枯瘦的手指将花枝上的花儿细细摘下，不一会儿就堆满了一竹篮。我低下头，闭着眼睛，鼻子凑近竹篮，贪婪地闻着花香。祖母摸着我的小辫子，说：“傻丫头，看你馋得，你去和猫咪玩一会儿，中午我们蒸槐花饭。”我听得心花怒放。

祖母做的槐花饭，是我吃过最香甜的槐花饭。清明前一晚，我梦见了祖母，她笑眯眯地坐在故乡的小院里，面前放着一竹篮的槐花。那篮槐花盛着雨声、鸟鸣、方言、露珠、童年、思念，都是故乡的滋味。

（摘自《每日愈美》公众号）



©图片来自网络